

吴力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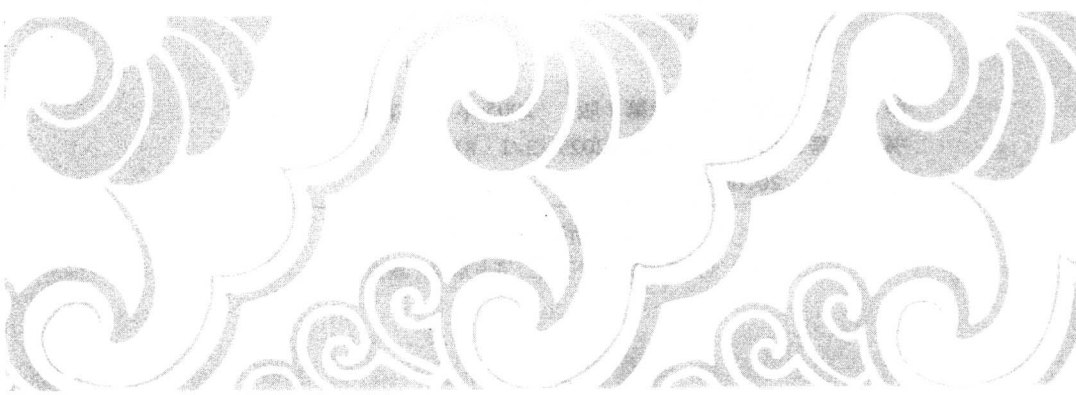
云天阁的女人

Yuntiange  de Nuren

一个女人半个世纪的等待 一个贵族毕生的情爱传奇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云天阁的女人

Yuntiange de Nüren

吴力励◎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天阁的女人 / 吴力励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1
ISBN 7-104-02029-2

I. 云...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632 号

云天阁的女人

作 者: 吴力励
责任编辑: 严克蓬
封面绘图: 欧 式
封面设计: 贾 嘉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5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029-2/I · 81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目录

引子·前尘似水 / /

第一部

含玉童年

第1章·父亲的小妾进门了 / 4

第2章·别抬走姐姐 / 13

第3章·这么个人家，也该满意了 / 19

第4章·父亲最不舍的不是我 / 30

第二部

青春无忌

第5章·三生石上盟誓浅 / 44

第6章·别再对我温柔 / 62

第7章·落红不是无情物 / 74

第8章·我不是一个贤妇 / 93

第三部

再见钟情

第9章·面前人是眼中人 / 106

第10章·猫一样的女人 / 123

第11章·山与水恨不相逢 / 130

第12章·是耳语，是呻吟 / 148

第四部

相聚云天

第13章·我成了云天阁的主人 / 160

第14章·君须怜我我怜卿 / 168

第15章·金屋藏娇让我大出风头 / 177

第16章·夺人所爱非我愿 / 184

第五部

离恨红尘

第17章·他不在了，他死了 / 199

第18章·我的欲望在复苏 / 212

第19章·问君能有多愁 / 220

第20章·奈何明月照沟渠 / 235

第六部

残照当楼

第21章·小姐求您快走 / 255

第22章·从天而降的男子 / 262

第23章·我比他大二十岁 / 280

第24章·乱世中朱颜依旧 / 287

尾声：逝水飘零 / 296



1980年10月末，北京。

一股寒流从西北呼啸着不期而至，突然袭击北京，冷风裹挟着飘零的黄叶，扬卷起漫天尘灰，京城的“金秋”全然失去了她平日的美丽，过早地带给人们一种萧瑟凄楚之感。

这天，尽管风在无情地刮着，作为北京象征之一的颐和园内，游人依然如织。一如平日，九成以上的游人都来自外地或外国，北京人不会急着在这样的坏天气逛公园，如果这大风天气非得出游，也多半是奔香山，毕竟，层林尽染的景致一年只有一度。

此刻，颐和园的长堤上，在三一群、五一伙的游人后面，有一位老妇人缓缓行来。也许是她的缓慢步履，或是那一派雍容大气，与人群很不协调，人们不自觉地给她让出一些空间，仿佛是让给她身后一群无形的护从。偶有追逐叫喊的孩子冲撞到她，她仿佛无所察觉，真个是旁若无人，似乎是漫步在自家园林。她缓缓行来，且行，且思。

尽管她的步履从容稳定，未显年迈力衰，但眼角、脖子上那几道深深的皱纹和眼袋，正在清楚地显示她毕竟上了年纪，非同一般的白皙把那些皱纹表现得更加夸张；单眼皮已经有些下垂了，当年清澈明亮的晶体也蒙上了岁月的些许昏黄；但下颌还没有明显的脂肪堆积，依然饱满圆润。宽宽的前额，微微上挑的双眉，直直的鼻梁，竟集成了中国传统相面之术的诸多主贵主富的特征：宽额广颐，鼻直口阔，凤目剑眉，面白如玉……若是男子，算命术士定会“大惊”，拱手拜告以封侯拜相之期；而对于一个女子，又该昭示何等的运相呢？

服装之于女人，犹如第二层皮。无论多大年纪，只要一个女人还有她自己的模样，她的穿着就会向人们传递某种信息。这个不复年轻美丽的女人的衣装，与她本人也非常相配，都可谓韶华已逝。她穿的黑色大襟棉袄，款式早已过时了。面料是厚重的真丝绉缎，黑色底子上，有着美丽的原色郁金香。如果是明眼人，还可以从那繁复精致的襟扣和窄窄的手工滚边上看出十分精细的做工。它一定经过了许多岁月，再美的东西，也经不住岁月的磨蚀，何况是那本就深沉的黑色兼之天生娇柔的丝缎本质。原有的亮丽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蒙蒙的灰暗。

不过，在那老旧的黑衣上面，尚有一抹鲜亮。她的围巾——也是厚重的绉缎，却是鲜活的粉色，上面有白色的晚香玉，高贵的金色被用在了象征生命延续的花蕊上。让人不由舒了一口气的是，虽然看得出这美丽的东西也一定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无情磨蚀，但它却不知怎的依然色彩依旧，妥帖地附着在她洁白的脖颈上，竟把那宽额广颐也衬托出几分鲜活亮丽，使人几乎会暂时忘记她的年龄。

面相、衣饰和不易描绘清楚的雍容气度……会蕴含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含玉童年

第一部



冬天早早地降临到这个北方城市。

阔别了半年多的寒冷催赶着行人步履匆匆，

只有街角路边的乞丐盘桓不去。

他们衣衫褴褛，向行人伸出肮脏的手，无论年幼、年老，

或正当壮年的，

都用满含期望与凄苦的声音乞求着：「可怜可怜吧……」

第 1 章

父亲的小妾进门了

冬天早早地降临到这个北方城市。阔别了半年多的寒冷催赶着行人们步履匆匆，只有街角路边的乞丐盘桓不去。他们衣衫褴褛，向行人伸出污脏的手，无论年幼、年老、或正当壮年的，都用满含期望与凄苦的声音乞求着：“可怜可怜吧……”

街角处，拐过来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姑娘，她们身着裘皮大衣，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其中一个面庞清秀，另一个则长得圆圆满满，圆圆的额头，圆圆的双颊，圆圆的下颌。

“小姐姐，我这次的分数，你别告诉爸，告诉妈没事。”圆脸的小姑娘说。

“好吧，云芄，其实，告诉爸也没事，他哪儿会说你呀。”清秀的小姑娘一脸的大人相。

“他倒不会怪我，可他要说我不聪明了，可我本来挺聪明的呀。”

“那当然，要不然爸妈都这么疼你呢。”小姐姐云清看上去比云芄大不了一两岁，可看着妹妹的目光中充满了疼爱。

“二位小姐哟，慢着点儿，别跑坏了身子。”跟在两个小姑娘身后的一位小脚妇女气喘吁吁地说。无论从穿着还是外表举止看，她的仆人身份都是无可置疑的。

云芄根本没有理会张妈的话，依然连跑带跳地往前走。云清体贴地看看张妈，招呼妹妹，要她等一等。

“小姐姐，你看，又是那个女的，带孩子的那个。”云芄停了下来，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怀抱婴儿正在向路人乞讨的妇女。

“对，是她。”云清看着那个女乞丐，眨了眨眼睛，仿佛在想什么。

二人说着，已经走到那个女乞丐面前。

那个满脸沧桑，可怜兮兮的女乞丐一直伸着手，看到这两个小姑娘，她下意识地把手往回缩，但又没完全缩回来。

“好心的小姐……”那早已熟练的乞讨词中有了些许的犹豫。

“我们昨天不是刚给过你钱了吗？”云芃直冲冲地问道。

“是，小姐，可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孩子的爹出去当兵，就没回来，我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女乞丐的眼睛里不由涌出了伤心的泪水。

“小姐姐，咱们走吧，昨天都给了，也不能天天给呀。”云芃拉着姐姐就要走。

“等一下。”云清从口袋里掏出两枚硬币，放在女乞丐手里。

“太谢谢你啦，小姐，愿菩萨保佑你。”女乞丐感激不尽地深深鞠躬，眼睛里又涌出了一股泪水。

“走吧，小姐姐。”云芃有些不耐烦地催着。

云清仍在怜悯地注视着那个女乞丐怀中的婴儿。

“大小姐，您的心真好，真可怜俺们穷人啊。”这一切都被张妈尽收眼底，她忍不住说道。

“快走呀，小姐姐，赶快回去看他们打麻将去。”云芃说着，又开始往前一溜小跑。

云清又向那个女乞丐投去怜悯的一瞥，终于也转身离开了。

命运是一种很难说的东西，无论多么努力，都很难预见并抓住它。它就像在无形之中罩住每个人的一张网。

云清和云芃这对同胞姐妹，从外表到性格都不大相像，但她们是同样幸运的：生于一个大富大贵之家。

父亲并非出身富贵。“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条自古激励了无数贫寒之士的古训，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例证。爷爷是彻底的劳动人民，一个木匠，每天辛辛苦苦地锯呀、刨呀，为人极为随和，只认一个死理，就是一定要供惟一的儿子好好读书，金榜题名。

尽管在世上的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事情上，苍天经常要大大地辜负苦心人，但是，作为芸芸众生中极少数幸运者之一，爷爷竟然夙愿得偿：争



气的儿子在民国第一届全国高等文官考试，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中，考了个全省第一名，从此走上了仕途。真真的是光宗耀祖，改换门庭。

老爷子的快意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眼看着儿子在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县太爷，眼看着新宅子里来来往往的官宦名流，眼看着迅速地往家中流进的金银，老爷子被这远远超出他梦想的富贵弄得有些晕头转向。

还有一件事带给爷爷实实在在的快意满足：儿子走上仕途之初，就有同县的一名蒙古族武官，主动提出将女儿嫁给他。这个蒙古族姑娘不大漂亮，细长的眼睛，圆圆的小脸，可说不出究竟是哪儿，显出很有福气的样子。多年来习惯于自己木匠身份的老爷子对于这项提亲难免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忙不迭地为儿子办了婚事。不久，蒙古族儿媳身上的福气就开始显现出来，几年之内，她就马不停蹄地生下了三个儿子。这时，老爷子是真正彻底地陶醉在无限的幸福之中了。

毕竟，多年的劳累辛苦和菲薄克己的生活已经伤了老爷子的身子骨儿，竟消受不起这迅猛涌来的福分。在儿子的官路走得越来越顺，当上了县长不久又调至省城担任要职，透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老爷子病倒了。孝顺的儿子这一通求医问药自不必说，那三个幼小的孙儿，真正是老爷子的强心剂，使他在病床上又多撑了几年，最后，也是含笑离去的。

老爷子去了。在风风光光的丧事之后，给孙儿们留下的，是那常年供奉的牌位；给早已脱胎换骨、官运亨通的儿子留下的，更多些刻骨铭心的追忆。

“二位小姐放学回来啦。”随着门房李叔的一声招呼，云芄与云清蹦蹦跳跳地进了大门。云芄将书包交给姐姐，穿过天井，径直向大客厅跑去。

刚刚推开房门，云芄就觉得有些反常。通常，每天的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哥哥们，还有客人们的麻将局早已开场了。惯例是晚饭前先聚在一起打一会儿麻将，晚饭后再接着来。可今天呢，爸和妈都不在，哥哥们的神态也不大自在，仿佛有什么事儿似的。

“爸妈呢？我去找他们。”云芄转身要走。

“云芄，别去，他们这就来，你快来，给我看看牌，看我该打哪张。”一



向厚道的大哥仿佛有意拦她。

干吗要拦我？我偏要去看看。云芄心里想着，没有理会大哥，转身就走，直奔后面父母住的院子，又是一溜小跑。

还没到院门，一个尖锐的声音就使她不由慢下了脚步。那是母亲。长到这么大，云芄这是第一次听到母亲用这么高的噪音说话。在云芄看来，母亲依旧慈眉善目，永远面带微笑，即便是对做事不当的下人，她也从不提高噪音，该责罚训斥的自是不会疏忽，总是不怒而威。过去，云芄一直觉得，母亲对生活是十分地心满意足，可今天……

云芄蹑手蹑脚地走向前去，屏住呼吸倾听着。

“……你以前和荷花不清不白的，也就罢了，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你倒好……”可以听出来，母亲好像在努力压抑着自己，但声音仍是尖利颤抖。母亲的话是和着泪水说的。

“你看看，这世上，当官儿的、有钱的，哪儿有不讨小儿的，连那些土财主还有好几个小老婆呢。我就算够好的了。”

“是，我知道你比他们好，我也一直敬你是个读书人，有文才，不和那些人一样。可到头来，你还是……”显然，泪水使母亲说不下去了。

“哎呀，你就别哭了，我也是……咳，你知道，她怀上我的孩子了。”

“你的孩子？我给你养了三儿两女五个孩子呢！她怀了一个你就承不住情儿了似的，要接回来，我呢？我这些年来辛辛苦苦，一门心思地想把这个家弄好……”又是一阵抽泣。

“这我知道，要不然我一直没有讨小儿呢，你也该想到，这些年来，一直有人给我张罗讨小儿，我念着你好，念着这个家，也就一直没应承。可这次呢……”父亲仿佛一时不知怎么说好。

“这次，她怀了你的孩子，是吧？”愤怒终于使母亲爆发了，她停止了哭泣，厉声说。“你就肯定是你的孩子吗？非要讨小儿，找个良家女子，也就罢了。秦淮河上的烟花女子，和你这文人墨客唱和骚情倒也相配，可要是弄进这个家门……”

“别说了！你太过分了！讨个妾这么平常的事，你竟这样。都是平时我宠的。我打定主意了，已经派人去接，过几天就到了！”父亲斩钉截铁的声音。

“你……”母亲再也说不下去了，又是一阵抽泣。

云芄呆呆地站了片刻。在此之前，父母从来没吵过架，至少是没让她听到过。至于“讨小儿”啦，“烟花女子”啦，她更是第一次听到，不由有些发愣。

一阵脚步声向门口传来。“不好！”云芄下意识地向后跑了几步，躲在拐角处。

走出门的是父亲，还好，他从另一边的过道向前院走去了。

云芄真想走进屋去安慰母亲……可妈要是不想让我看见她哭呢？想到这儿，她强迫自己，转身慢慢地向大客厅走去。

晚饭在平静中吃完了，平静得一如既往。在里面女眷的大饭桌上，母亲像往常一样，礼貌周到地招呼着女客们，疼爱地关注着两个小女儿，不时地关照她们吃这吃那。她脸上擦了厚厚的粉，掩饰了不久之前的泪容。只有刚才偷听到父母谈话的云芄，能从母亲微笑的面容中洞察到一丝苦涩。

妈真不容易，活得太辛苦，太累了。当然，这种辛苦与整天东跑西颠侍候主人的张妈李叔他们不一样。但是，妈那么辛苦地去管一大家子的事，侍奉爸，爸还不满意，还要讨什么“小儿”，惹妈伤心生气。而且，妈还不能露出来，还得作出高高兴兴的样子来招呼客人，给爸爸，给这个官宦之家做“面儿”，真不公平！云芄心中满怀对母亲的怜悯，甚至不由得对于一向对她疼爱有加的父亲产生了些许不满。

父亲到里间来招呼了一下女眷们，母亲也去外面招呼了一下男客们，仍然带着她往日的笑容。

要是我，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要是处在妈的地位，一定会给爸点儿颜色看看！云芄不由咬住嘴唇。

“你怎么了？不舒服？”看到妹妹表情异常，云清关切地问道。

“一会儿告诉你。”

晚上，小姐妹俩被张妈稳稳当当地安置在被窝里离开之后，云芄将偷听到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

云清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显然，要她去搞清楚这件事的含义也过于困难。“咱们先看看发生什么事，无论如何，别惹妈生气，她一定很伤心，以

前从没见过她哭过叫过。”

“不行，我要找爸说理去！不许这么欺负妈！”

“谁要找爸说理去呀？”应声而入的，正是云芄要为之伸张正义的母亲。她走进门来坐在床边，一手一个，将两个心爱的小女儿揽在怀中。

“妈，爸惹你生气了，我都听见了。”云芄没有理会姐姐制止的手势，认真地对母亲说，同时，她死死地盯着母亲的双眼。

瞬息之间，母亲的目光中有一些变化，那是一些复杂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云芄说不清都是些什么，只觉得很陌生。只有一点她可以肯定：那不是温婉的东西。

母亲什么也没说，更深情地搂紧了两个小女儿。过了一会儿，见云芄始终在用追问的神情等待自己的回答，她说：“那是大人的事，你们还小，不要管。再说，你们的爸比别人还好多了呢。”

那是她的心里话。只是，她为什么还伤心呢？

“妈，‘讨小儿’是什么？”云芄不依不饶。

“那是男人的事儿，男人为了享受。”母亲显然不愿多说。

“女人呢？女人怎么不能享受？”

“别问了，傻孩子，可惜你是女孩儿，唉……”

“那我也不让他们欺负！”

“妈真希望这样啊。”这句由衷的话之后，母亲好像觉得自己说多了似的，赶忙说：“唉，你们还小，长大了就知道了。快睡吧。”

云清也懂事地劝说着妹妹。

再次安顿好两个小姐妹，母亲关上灯，走了出去。

黑暗中，两个小姑娘都睁着眼睛，各自想着心事。

在云芄的神情中，有着与她的年龄十分不相称的果决。在黑暗里，她咬住了嘴唇。

几天之后，下学的路上，张妈忍不住神秘兮兮地说：“二位小姐，今天家里来人了，从南方来的，二十多岁，标致着呢。”

想起几天前父母的争吵，云芄马上警觉地睁圆了眼睛。

她与姐姐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转向张妈：“是来住一阵儿呢，还是不走了？”

这问题显然使张妈猝不及防：“这……小姐，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云芄着实厉害。

张妈显然不是不知道：“噢，兴许是不走了吧？安排她住的是西跨院，那儿不是收拾好几天了嘛。嗨，一水儿的上好缎子被褥……”

“别说了！”云芄打断了她。她马上明白了。

“是，小姐，是你问我才说的呀。”

“好了，别说了。”云清柔声说，同时握紧了妹妹的手。

女眷的餐厅里，母亲刚安置两位女客陈太太和张太太坐下，让云清云芄也在自己身旁坐好，门帘一掀，父亲满面红光地走了进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妾，婉如，刚从苏州接来的，”他对着门外：“快进来呀。”

“来了。”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吴依软语，走进来一个娇滴滴的可人儿。

尽管是怀着仇恨的目光看去，云芄也不得不承认，张妈一点儿也没夸张，她长得是够标致的。瓜子儿脸，细白细白的，水灵灵的杏仁眼，嘴还有点儿往上翘，还有细细的水蛇腰。

再看她的衣服，云芄马上咬住了嘴唇。裹在婉如风情万种的身段上的，是一袭红底金花的缎子旗袍。那艳艳的红色，灿灿的金色牡丹花，真是太漂亮了。云芄虽然年幼，但天生就有绝佳的审美眼光，她不得不承认，婉如穿着它实在是太美了。可是，可是，那不该穿在她身上！云芄在心里暗叫，婉如没有那么高贵，她不配！

无论配与不配，她就是穿了，还站在云芄的母亲旁边。雍容贵气的母亲今天穿着灰底兰花绉缎的旗袍，贵则贵矣，就是不……

云芄不愿意再想下去了，她恨这事实。

“婉如，来，太太你刚才是见过了，现在见过陈太太和张太太，还有两位小姐，云清云芄。”

“陈太太，张太太好，二位小姐好。”那个婉如柔声柔气地说着，弯了弯腰。

“哎哟，我说李大爷刚才在牌桌上怎么那么满面红光，一个劲儿地输呢，

敢情是情场得意，赌场失意呀！”一向伶牙俐齿的陈太太笑着打趣说。

母亲微微皱了一下眉，但马上舒展开面容，强迫自己不要露出不快。这些，都被云清云芃看在眼里。云芃恨恨地咬了一下嘴唇，云清劝阻地握住妹妹的手。

父亲确实满脸喜色，他笑着说，“别拿我开玩笑，陈太太，说哪儿的话呀，是您的手气好，我自愧不如呀。”

“哎哟，好标致的姑娘呀，真是个美人儿胚子，难怪大爷印堂带彩喜上眉梢呢！”陈太太越说越来劲儿，索性拉住婉如的手，细细打量着。

也不知是真的让陈太太说得有些不好意思，还是故意拿捏，婉如低下头，作娇羞万分状。父亲喜迷迷地看着她，疼爱之情溢于言表。

云芃又恨恨地咬咬嘴唇。

还是老实的张太太体谅母亲，出来说道：“好啦，陈太太，饶了大爷吧，婉如，你坐下吧，以后咱们就常见了。”

“坐吧。”作为主母的母亲威严沉稳地说了话。

“谢谢太太，陈太太，张太太。”婉如又弯弯腰，然后坐了下来。

父亲又笑哈哈地招呼了大家一圈，其间，投向婉如的目光中包含着掩饰不住的喜爱。随后，他走了出去。

婉如向所有的人微笑着，显然是努力想融合到这个新环境中来。无论每个人心里究竟怎么想的，她们都向她报之以微笑。只有云芃没有。她恨婉如，因为母亲，也因为父亲，她恨她。但除了紧咬嘴唇以外，她什么也没做，她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自从婉如到来，云芃感到，父亲身上有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变化。无论内心多么不情愿，她都不得不承认，在她那一向沉稳的父亲身上，有了一种变化，仿佛突然又焕发出了年轻时的精气神儿。

不时地，当云芃从婉如住的西跨院旁边经过时（当然，她是肯定会屏住呼吸，支着耳朵去偷听的），她常会听到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开心的笑声。即便是在她不往那边走的时候，即便是她和小姐姐呆在正院里依偎在母亲身边时，也不时地会听到从西跨院传来几声悠悠扬扬的琵琶声。

每到这时，云芃发现，母亲的表情中会有一丝细微的变化。尽管母亲表

面上一如往日，努力地支撑着这个仕宦之家的门面，但云芄觉得，母亲也有了某种变化。以她幼小的年龄，她有些说不清，但肯定是不好的变化，是……也许是怨恨与苦涩吧。

当然，无论父亲和母亲有什么变化，他们对她和小姐姐，还有哥哥们的疼爱依然如故。